

梁晓声
作品选

某些因果潜伏在人的意识最隐秘
又细微的区域，当它一跃而起，
人生便可能溅血……

dai suo de ri ji

带锁的日记



帶鎖的日記

——梁曉聲作品選

梁曉聲 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带锁的日记：梁晓声电影作品选 / 梁晓声著 .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14-560-7/I·98

I . 带… II 梁… III . 电影文学剧本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00 号

带锁的日记

梁晓声 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50960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九洲财鑫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10 千字

印张：12.5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80114-560-7/I·98

定价：20.00 元

前 言

我在原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和编剧整整十年；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又十年。

此集收入了我前后二十年写作的电影剧本。有的是作为编剧任务完成的；有的是一时兴发，仅为习业。

其中拍摄了的是：

《快乐老家》——获 98 年政府奖

《成长变奏曲》——获 98 年政府奖

《吾家有女》——获 98 年政府奖

《冬天的娜嘉》——前苏联解体前，中国外交部曾作为礼物送给过戈尔巴乔夫。

电影问当代人：你还想要什么？

当代人问电影：你还能给予什么？

这一种互诘的关系，几乎便是商业时代电影和观众本质的关系。

电影在给予方面已显力不从心；观众在期望方面已渐索然。

我认为电影像一个圆——风格样式几乎可以无限地反复地切割此圆。每一种新风格，每一种新样式的出现，都是值得替电影高兴的。

但中国电影的模式太少了。

我们在现实主义这条路上走得驾轻就熟，因而我们太迷恋这一中国电影的传统了……

正如我这集中的剧本，都是现实题材，现实主义风格，缺乏智慧性的想象力。

这个集子给对电影创作抱有神秘感的人一种益处——那就是消解神秘感，有初级“示范”的意义。

据我看来——下一个世纪，全世界的电影业，包括美国的，都将呈衰热。

电影科技其实拯救不了电影；难道我们就要漠对我们曾那么喜爱过的事物了么？这想一想颇令人感伤和怀旧……

梁晓声

99年末于京

目 录

已索 布老虎..... (1)

某些因果潜伏在人的意识最隐秘又细微的区域，当它一跃而起，人生便可能溅血……

成长变奏曲..... (66)

一个孩子的出生比过去容易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却似乎比过去更难了——因为做普通人在今天竟也需要某些资格了……

带锁的日记 (124)

这是一个失败到极点的剧本——证明要将不幸用喜剧来表现的念头多么的愚蠢……

旧庄院的废墟上 (171)

我常想——我们人类有多少事，亦如在旧庄院的废墟上建立欲望的新厦……

遗失..... (238)

已索 冬天的“娜嘉” (290)

我写这剧本时苏联还存在着；而现在中苏边境已经是中俄边境了——我们和他们之间又友好了。某些事情改变起来何需太长的时间……

目录 红磨房 (339)

被感恩的十字架压迫的人生是沉重的；被报恩的索
链捆住的人是不幸的——因为他反抗的代价不但有血，
还有不仁不义的罪名……

某些因果潜伏在人的意识最
隐秘又细微的区域，当它一
跃而起，人生便可能溅血……

布老虎

清幽的月光投入到还没富裕起来的农家的屋子里……
墙上，旧年画隐约可见——一个胖娃娃抱着一只布老虎……
炕上，并躺着半裸的男人和半裸的女人，睡得都酣，男人发出鼾声。

砖砌的炕头，抹过了水泥并涂过了油漆。男人和女人，脚朝向炕头。

隐在炕头暗处的人影缓缓站起，月光中，可看出是少女的身影。她左臂挽着包袱，右臂隔炕头伸向炕上……

仰躺着的女人翻身……

少女的身影蹲下，又隐于暗处……

男人咂嘴，说梦话……

少女的身影再次站起。显然，她意取炕上压在那女人脚下的一个布老虎枕头……

少女拽了拽枕头，未达目的……

少女犹豫片刻，又拽……

女人醒了，猛坐起，擒住了少女腕子……

女人：“小贱人，你想干啥？”

少女挣手，挣不脱，急了，低头咬女人手……

女人：“哎哟！死猪，还不醒醒！你女儿要害我命了！……”

她踹那男人……

少女已挣脱了手，抢去枕头，转身便逃……

男人醒了：“小贱人！你敢对后妈起杀心！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少女已跑到了灶间，男人半裸着身子追出，被门坎绊倒，顺势捉住了少女的一只脚……

枕头掉在地上……

少女情急无奈，瞥见墙角木架上的坛子，双手捧起，狠狠砸在男人头上……

男人昏过去，坛子碎了，盐水淌了一地，咸菜疙瘩也滚了一地……

少女稍愣后，捡起枕头，夺门而出……

少女跑出院子，跑在静谧的村街上……

她身后传来女人的啾叫：“快来人呀，可不得了啦！芊子把她爹打死啦！……”

（芊子便是我们的主人公。）

芊子跑出了村……

芊子的身影扑入庄稼地——月光下，庄稼的叶子闪闪发光……

芊子的身影在庄稼地中穿行……

镜头缓缓升起，俯拍的庄稼地，人过如蟒过，株棵朝两边分开，之后渐渐合拢……

火把和手电筒的光亮追至，在庄稼地的边际游动……

跑过小河的腿，水花乱溅……

芊子的身影在河中跟头把式……

芊子的表情，她显然扎脚了……

芊子跑上了河岸，一只鞋掉了，她回望一下，顾不上捡……

晨曦中，地平线那儿，列车横穿过银幕……

天亮了，车厢里很拥挤——我们发现了芊子的身影——她臂挎小包袱，怀抱布老虎枕头，从过道挤来……

有人吸了吸鼻子：“怎么一股咸菜疙瘩味儿啊！……”

芊子挤到了车厢的最后一排——那儿，一男一女坐着三人座位，女的将双腿蜷在座位上……

芊子：“请往里边点儿。”

男人明知故问：“干啥？”

芊子：“我坐。”

男人：“你坐？”——上下打量她，她赤着双脚，轻蔑地：“有人啦。”

芊子：“来了我让。”

男人：“一会儿就来。”

芊子倔倔地，“现在不是还没来么？”

对面座位有一老者站起，和蔼地：“小姑娘，先坐我这儿歇会儿吧，咱俩轮着坐。”

旁边的座位也有人往一起挤，让座……

那男人嘟哝：“都他妈显的什么风格呢！”

芊子气呼呼地瞪着那男人愣了片刻，突然蹲下，将布老虎枕头往地上一放，斜着钻入男人对面的座位底下，枕着枕头闭上了眼睛……

那女人：“讨厌！”

列车在山区地带行驶……

卖饭车推过来了——座位上的人都开始买饭，那男人和那女人买了烧鸡，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

骨头似乎成心地扔在芊子的枕旁……

芊子斜眼看——男人的一双皮鞋，女人的一双皮鞋，都很新。还有男人的一双汗毛粗重的大脚丫子，几乎触到了芊子的脸，拇指交替地搓脚背，搓脚趾缝儿……

列车驶入山洞，一片黑暗……

列车停于一小站……

那男人：“咦，我的鞋呢？谁看见我的鞋了？”

无人理睬。

那女人大惊小怪起来：“我的鞋咋也不见了！”

男人无意间望向站台，一时目瞪口呆——他的鞋摆在一辆售货推车上（一看便知，那售货推车的主人应是个体小贩，而非站内员工。）

那男人：“那是我的鞋！我的鞋！”

小贩：“你的鞋？你叫它，它答应么？”

车内人们笑——开车铃响……

那女人也扑向窗口，发现了芊子：“看！看！我的鞋穿在她脚上了！”

不错，芊子穿了那女人的高跟鞋，一双脚显得那么的秀气，腰也挺了，胸也耸了，亭亭玉立……

芊子左臂挎小包袱，腋夹布老虎枕头，手提一塑料袋食品；右手拎着一只烧鸡的爪，向那男人和女人探出窗外的头晃，气他们……

列车开动……

芊子向站外走——穿着双高跟鞋，她似乎不会走路了。一身

农家女的半新不旧的衣裤，和一双崭新的，红色高跟鞋的搭配，以及她腋下夹的手里拿的东西，再加上她那种邯郸学步的姿态，使她的模样看去滑稽又可爱——然而她脸上的表情却庄重异常，庄重而近乎严肃。

形形色色的候车人，男女站台员工向她投去好奇的目光……

芊子的大眼睛左一转，右一转，发觉人们都在注意自己，有点儿心虚，步态一乱，扭了脚……

恰于此，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喊：“嗨，那女的，先别走！站下站下……”

芊子回头，见一名铁路治安警大步向她走来——他手拎一个空纸兜……

芊子不但心虚，而且心慌了——她急忙蹲下，脱了高跟鞋，和烧鸡一并拎在手，起身撒丫子就跑……

铁路治安警：“这女的，我不过想给她个纸兜嘛！”

小镇。

芊子跑到了一家小饭馆前，驻足坐于台阶。离中午还早，街面挺静，几乎无行人。硕大的幌子，纹丝不动地悬在芊子头顶；一个很胖的女人，坐在介于门里门外的一把椅子上睡得挺酣，手里还半握着蝇拍；一条狗卧在门口，看去并不凶恶，仅对芊子懒洋洋地，带搭不理地翻了翻眼睛……

这使芊子颇为放心，她朝大狗讨好地笑笑……

芊子现在开始欣赏她的“缴获品”——那一双红色的、崭新的、美观的高跟鞋。鞋上沾了些烧鸡的油。芊子用衣袖擦，使鞋面显得更加锃亮了。她揉了揉脚腕，抚去脚掌的土，重新穿上一只，欣赏着自己变得美观了的脚，心里美得不得了……

那只大狗不知何时潜至她身旁，突然一口将烧鸡叼了就跑……

芊子一愣，从脚上扒下鞋，起身便追……

芊子边追边嚷：“坏狗！坏狗！不许吃，不许吃！……”

大狗跑到一个屋角，趴下便啃烧鸡，哪里把芊子放在眼里！

芊子稍一接近，它便瞪起狗眼，发出呜呜的威胁声……

芊子顿足舞臂恐吓狗，狗自然是不理的。

芊子开始可怜地央求：“好狗，乖狗，乖乖的狗，也给我留点儿，啊？我比你还饿呢！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

地上只剩下了几小块鸡骨头，大狗心满意足，伸了伸懒腰，傲慢而去……

芊子气愤地：“狗强盗！强盗狗！……”

她损失惨重而又无可奈何地往回走——来到台阶前，不见了那双高跟鞋……

胖女人似乎仍在酣睡……

芊子犹犹豫豫凑上前，怯怯地：“大婶儿，大婶儿……”

胖女人将眼睁开一道缝，也斜着她……

芊子：“大婶儿，看见我的一双鞋了么？皮鞋，高跟儿，红色的……”

胖女人：“没看见，告诉你啊，别赖在我这店门口讨小钱儿！……”

芊子受辱地：“我不是讨小钱儿的！你的狗抢了我的烧鸡，我的鞋又丢在你门口，找不到我就不走！一会儿的功夫，并没人来，能长翅膀飞了呀？……”

胖女人霍地站起，一手叉腰，一手用蝇拍指着芊子：“放屁，你想讹老娘呀？滚！……”

芊子胆怯地噤声了，后退，弯腰——台阶上又仅剩小包袱，不见了布老虎枕头……

芊子四顾——见一个男孩儿跑走的背影……

芊子抓起包袱顾不得与胖女人理论，追去，边追边喊：“站住！站住！那孩子你还给我布老虎！……”

男孩仍追……

芊子仍跑……

他们一前一后跑到了较为热闹的镇街上……

男孩灵敏地在行人中穿梭着跑……

男孩听到刺耳的刹车声——驻足，回头，转身……

一辆小卡车，车头横在街上，车身仍在一条小巷里——芊子倒在车前……

人们无声聚拢……

布老虎从孩子怀中落地……

一组黑白与彩色混杂的画面，是芊子的梦境——那里有童年和少女时期往事的片刻；有家乡亲切而又模糊的印象；有慈祥的母亲，凶暴的父亲，刁泼的继母；有列车上那对男女，有经营小镇饭馆的胖女人；有打鸣的烧鸡，有恶犬和布老虎，大大小小的布老虎……

小镇医院的病房里，芊子在病床上陷于梦魔的压迫……

另一张床上侧躺着一老妪，目光痴呆地望向芊子……

一只女性的手轻抚芊子的头发，脸颊……

女性低而温良的声音：“她怎么了？她没事儿吧？”

镜头拉开——年轻的女警坐在芊子病床的这一边；一中年男医生站在芊子病床的那一边——女警叫刘芳，未婚。

男医生：“放心，没事儿。”

刘芳：“可她已昏迷一天半了！”

男医生：“就要清醒过来了。”

老妪喃喃地：“今天几号了？”

刘芳转脸看了老妪一眼，又问：“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男医生：“我想不会的。”

芊子在刘芳的轻抚之下渐渐平静——刘芳站起，刚想说什么，老姬又问：“今天几号了？”

刘芳又转脸看老姬，目光中不无怜悯……

男医生：“这老太太，每天要问几十句同样的话。”——指指自己的头：“她这里边大概只剩下这一点点了。智商已经萎缩到和一岁儿童差不多了。”

刘芳站了起来：“医生，拜托替我好好关照她。”

男医生：“你既然都说替你了，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

刘芳望着芊子，退向病房门——退至门口，目光不禁地又望向老姬，犹豫了一下，复走到老姬床前，弯下腰，俯向老姬耳说：“老人家，今天十八号。九八年九月十八号……”

男医生：“你可真有意思，还告诉得这么详细。要是你也一天听几十遍，就不会这么有耐心了。”

刘芳：“所以趁着现在正有耐心，当你面充分表现表现嘛！”

刘芳刚直起身，老姬又问：“今天几号了？”

刘芳不禁与男医生相视而笑……

病房外，一个农家小伙子焦躁不安地踱步，踮脚从门上方的玻璃往里望，见刘芳出来，迫不及待地问：“小表姨，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

他叫何守义，是刘芳的远亲。

刘芳不高兴地说：“事关一个外地女的安危，我只不过才进去十几分钟，你就嫌时间久了？”

何守义：“责任不在我！完全在她自己！现场的许多人都是可以作证，他们也都愿意作证！”

刘芳：“你住口吧！你就一点儿责任都没有？那条小巷子里不许通行机动车辆，你不知道？”

何守义：“这……一个外地女，她不清楚这一点就行呗！……”

刘芳：“要是打起官司来你也这么跟法官说？亏你还能找到些证人！都是花钱雇的吧？”

她一边说一边自顾往前走……

何守义步步跟随，不安又有点儿低声下气地：“小表姨，她不会讹上我吧？她不会真跟我打官司敲诈一笔赔偿吧？”

刘芳：“我怎么知道她！”

何守义：“小表姨，这事儿，你可得替我作主到底啊！……”

刘芳又站住，瞪着他，没好气地：“你以后少给我惹这类麻烦！明天买些水果什么的送我家去！要买最好的！”

何守义一时困惑……

刘芳：“她今天还没彻底清醒，我明天怎么也得再来替你看她一次。你挣的比我多的多，我不替你花这份儿钱！……”

刘芳说罢，转身便走……

翌日。医院病房。

芊子靠着床头，声音微弱地：“我要出院，我马上就要出院……”

床头柜上，摆着水果、罐头、营养品……

刘芳：“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医生说你起码还要住两个星期的院，我得对你负责任啊！”

芊子：“反正我要出院，我怕。”

刘芳朝老姬已不在了的病床看一眼，理解地：“那，换一个病房行么？”

芊子困难地：“不行，不行。我从小就怕医院，再说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刘芳：“那你出了院又睡哪儿呢？”

芊子：“门檐墙角，哪儿我都能睡……”

刘芳注视她片刻，起身说：“好吧，我去和医生商量商量……”

刘芳走至门口，芊子叫她：“警察大姐……”

刘芳回头……

芊子：“我的包袱还在么？”

刘芳点头：“在。”

芊子：“还有我的布老虎枕头，就是因为一个男孩子拿去了，我追他才……”

刘芳：“也在。”

芊子：“那，你要是能把我一双皮鞋也要回来，我就更感激大姐了……红的，新的，高跟儿的。准是让那开饭馆的胖女人昧去了。她当时不承认我也看出肯定是她。我包儿里没多少钱，我舍不得再花钱买一双鞋。那饭馆儿的大黄狗还把我一只烧鸡叼走了，我一口都没吃着，全让狗吃了！……”

芊子咽了咽馋涎……

刘芳同情地：“包在我身上了……”

小镇派出所。

镇虽不大，派出所照例有几级台阶——刘芳引着穿了一双新布鞋的芊子走来。芊子望着台阶、牌子、漆红了的大圆灯惴惴然怯步……

已上了台阶的刘芳转身，悦色地：“来呀，别怕。”

芊子仍怯步不前……

刘芳踏下台阶，牵着她手，将她领上了台阶……

刘芳将芊子领入派出所外间，趋前推开了里间的门——两名男警正下棋，两名男警在观棋……

刘芳：“又上班时间下棋，出去出去！”——她说，上前抚